

集部

榕村集卷十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序二

韓子粹言序

韓子之文之學非漢以下其周之衰講切於孔氏之徒者乎故言其繼孟子者非獨文家如歐蘇稱之雖二程亦云然學自濂洛後真儒輩出於今益光矣譬之日馭

公其啟明乎譬之行旌公其慮無乎若文之一道則其至者簡質明鋭以視西漢能者邈乎過之八百年來聲希響絶不可追矣公言學聖人之道自孟子始吾亦言學古之文自公始雖然公平生不以文人自域而公之學由文入者也故其所翫愛以嬉者竝傳於今不廢朱子所謂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公葢不自掩焉今摘公文授子孫輩則擇其發於理濟於事者而文之簡質明鋭亦似非他酬酢所及欲令後生識文章之正

的且以發明公之雅志嗚呼公欲削孫揚之不合者附於經有能用公之意擡公之書者則度越況雄為不少矣愚謭非其任也

二程子遺書纂序

前年視學時曽刻朱子語類四纂以示生徒又恐觀者苦於南北方言故為之離句讀稍加批釋然取舍之間複漏尚多至今以輕妄自媿程氏遺書讀之尤久手所纂録又已忘其幾也雖然其取舍未能精詳則一耳為

既出朱書於前子弟輩謂且并刻以損童蒙欲讀者之勞葢句讀批釋比朱稍詳矣其精蘊所在不恥不類輒為發明一二及其師友之間淵源明昧議論出入後學指為疑案云者亦頗用臆測而槩未必其是也退之言纂言者必鈎其玄自韓子沒不見其所為纂言之書甚矣述之難與深於此學者不鄙而講而正之則又幸也

朱子語類四纂序

自始讀語類苦其已多於是芟冗重錄精要以備忘遺

取舍失中過輒稍覺或增或省至是而四前年從弟輩請刻之楚中余曰此非千周不可未之許也視學畿輔朋友間有欲布之者曰爲其門目部分之約易於尋檢士子等進於經書之便其又下者數議論對策有司抑其根柢也余既懼存錄之未當然頗有童蒙向余索書無以應之者牽勉所請刻以詒之若夫美成在久則雖終身反覆其道慮有未窺焉爾

榕村講授序

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即令稍誦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而幼志趣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為俗驅未丱角輒已笑宋人之為腐且陋矣此殊有關涉非特講解文字間也雖然前代成弘先輩未有不學此者也前代風氣之醇人物之盛必曰成弘自好異者不能改評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出於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詭於聖文詭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故未論聖人之理漢唐而宋合者誰也聖

人之文亦未易與之竝引而偶舉王守溪以韓文成句對論語帖然也出是則配焉而不類然則後起之文非惡其采摭子史雜書以後代言語附於經也惡其不類焉耳詞句如此義理何如哉講解文字之所關涉如此趣舍何如哉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者講授自此始

古文精藻序

余始銜

命視學則欲摘刻唐宋四家文畧以惠遠僻之士不能得書者會友人宦江西請跋斯役未久以恤去稾亦在馬校士一年甸南既畢每見下邑孤村之士果限於荒僻不能得書或師承無資而終身不曾見古文一字即見亦不曉為當讀則余前序所謂剽剟於邨學坊賈之餘其氣體卑凡殆非才之過者又豈非教者之責與今欲廣刻而力未能且患讀者之未足於日力也選自史漢以來六十餘首有筆勢文采者刻以詒之使稚年晩

出讀而知好焉則自將求覧其全博其趣精蒐熟講無俟於余也

韻箋序

近日爲詩文者避繁重就省約率向坊賈市小本以取聲韻惟唐律專本韻者則已至於古詩古賦銘贊歌篇第据近代膚謬者之說或曰通或曰轉錯戾顛倒至於齒舌脣喉不可復辨夫古之詩辭以今韻校之固多通用然自今視之通也古人則各有部居門類何通之有

哉今取古人未嘗通者通之上不合於古中不準於唐以水土之雜響淆天地之真音奚可以重所習而不變也彼古韻之出入於唐韻者其源有以如風閉口字也當屬侵而在東今抵齒字也當屬真而在庚此唐人誤也今緣一二字之誤遂謂抵齒閉口二部與鼻音皆可通也蓋有中州士庶偶而寄版荆蠻者據之以為齊楚一家豈不遠哉近日惟長洲顧炎武寧人氏能古韻心通其意而又搬据極博足以徵之故搬其韻譜凡唐韻

之可通不可通者悉註於本目之下其曰通者古法也曰不通者時誤也又坊本収字大窄落漏甚多且平上去俱用者只収一處尤茍簡而不便於稽考今所收幾及廣韻之半學者置之案隅笥中亦可以檢尋辨别如昌黎所謂畧識字之意云

易義前選序

前朝取士尚經義治經崇師説易之先傳義竝行後乃朱説獨用或問余曰獨用其可乎曰周程張邵起而易

道明朱子之書紬述乎四家參尋于方外而又自得於心申之以卜筮之説也或曰今之軏朱説者卜筮之指謗傷尤甚何與曰三代學術所尊詩書禮樂四者而已易之籍掌于太卜非學者所務也是以秦漢之間齒於種樹醫藥其流為風雨占候葢去古未遠相為習沿若此其以為性命之書而首乎六經是吾夫子所以發羲文之藴惠萬世無窮然亦豈嘗離卜筮之指而空言設教云乎輔嗣以來謂易以空言教大儒不免焉自朱氏

之說行然後知易者象也因依象類以喻凶吉而已易者占也繫之占決以斷違從而已以言理之文讀則牴牾而義踈以象占之意求則簡易而理得其說殆與孔子相備而烏可訾也明代經學専精遜昔易之一經勦說尤多然方其中盛講貫未衰制義之文蔚然可采說卦文者知其足以涵天下之有詮繫傳者知其足以一天下之動擇其詞義之醇有漢魏學者所未發者焉夫其勤不如漢魏而醇則過之豈非先覺㵎源所漸故雖

性與天道可得而與聞也與夫一代文章知其盛也由經學師說則識其後之所以弊矣畧中欲選易義而苦無底本就坊刻文徵若干首選得若干首資於業舉故華實兼而又序其源之出於治經者以告子弟輩

名文前選序

制舉之文可傳乎曰可其原葢出於義疏之流而稍叶以俳儷者也其法雖起於熙寧之新學然觀洛閩以來訓義講說用其體者多矣葢窮經之學以剖析為功故

譚經之文亦不以櫛比爲病也由是觀之制舉而能有發於聖賢之意有助於儒先之說雖與義疏注解佐佑六經可也前代自洪永之間設科取士以經義爲先至於中世王錢諸家輩出而其道始盛今擇其至者則不過熟讀章句或問大全之書專精於先儒之說而已以故其取材甚雅馴非洙泗濂洛之精華不收也其持論甚敬謹非孔孟程朱之謦欬不貌也其傳神甚微細非聖賢之語脈文意則不敢摶合控勒而縱橫以驚驅也

後之讀者以為質此如成周之季謂先進野人者以經義初指揆之既極彬彬無以加已嘉隆以後異說盛流師傅毀棄材則兼收夫子史論則出入於秦漢又其甚者則佛老之緒餘糟粕而已至於破體壞法踔蹦顛倒尤韓子所謂雜亂無章而轉相夸毗侈為至極彼不知經義設科之意初不如此也我

朝始復表章經學尊重儒先程朱之書廢而復用斯文之運蓋將跨越前代雖然觀前代制科盛晚之際益古

人所謂採風聞樂正變之林治忽之徵也讀者其可無辨乎是選也得於正嘉以前者多而隆萬理法之末濡者附焉目之前選

已丑墨選序

已丑禮部試余承

命典斯役中忽被病瘡癬狼藉坐起枝離以卒厥事不詳不精與初意違至今自恨也然文之大體則已與同事者熟講去取之衷故諸子之文亦斐然而可誦子孫

輩以觀風請為摘其尤清腴者數十篇授之而告之曰人之材力心思一而已矣然高下質文其運有遷極其變至如時鳥候蟲哀樂殊響者何也葢斯文之氣晦明通塞為之非盡有司士子之過雖然習之則業有素矣取之則衡有定矣衡之不審而業之不慎又豈非有司士子之過哉漢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澤於經術使其文雅馴者也故大為斯世之休徵上為國家之和應然要不出於經明行修則文不期醇而自醇易曰咸述也恒

久也轉移變化其機甚速而沉浸醲郁之效則所謂美成在久者其道不可以不養也今

國家所以教士至矣所以待士厚矣士而喻於至教厚於自待者其必自文章之本始夫草木之華實至微也然察之者可以候春秋焉無亦擇之精守之正放淫而近體要撥枝華而存本根沐浴於久道之化而莫不有以自貢則科舉之作雖與禮樂同流可也

己丑前後場合選序

已丑會試予與同事者極力欲返之清淳且以觀人學殖非兼之後場弗盡也故命長題展夜漏欲使各竭其才而戒閱者慎搜焉中抱疾疴不塞其初意雖然竣事後士友議論則或以清淳許之者有矣夫極清淳之至必也道經學古理明而氣盛令學者於是未知其優焉否也然其心聲和正則有為之兆者蓋

國家久道淪洽人文方興而

皇上稽古正學粹然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訓迪磨厲以

故潛移默易蒸蒸豹變而不自知使由此進而遹上豈非韓子所謂天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與子姪輩業是者欲約取而揣摩之故檢前後塲凡若干篇以授使之畧知風尚而益端其趣非闈選之全也

戊辰武會試錄序

科目之制始於周官鄉大夫之職所謂三年攷其德行道藝以禮禮賓之而獻賢能之書於王者夫德有六行有六藝亦有六而射特其一耳及觀古人所以取士則

試於澤宮中多為雋與於祭升於朝賔興之後以五物詢衆庶一於射乎取之臣載稽經義國家大定之日亦既敦崇文教彬彬向風矣而蒐田芟舍寄之於民祈爵興賢用之於士文之以禮樂重之以祭祀本之以仁義中和孝弟婣睦而終不廢乎文武並用之指故在詩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其在書曰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葢帝王所以制治保邦收賢育材古今同軌也我

國家鑒古定制文武之途沿而不改然攷之歴代課試法
久則或視爲具文而武爲甚
皇上手削大亂覩致太平道法精微無不洞究天下利
害靡不周知凡文武進士第於有司者葢
臨軒發策
御圃張侯校技雖文必躬必慎焉臣於是時代匱翰林
爲之長率固已循省薄植夙夜恐惶矣歲戊辰秋欽奉
主會試武闈之

命大典攸存戰兢累息爰於前試之夕與副考官臣阜同考官臣焯臣儀傑臣本立臣若琛等互相誡飭期於詳慎虛公以無負使令蓋上為
國家掄材司馬臣職攸當而下拊夙心雖欲忽且怠焉有所不敢也既遵舊例取文理優通者中式如額敬錄其文若干首以獻而颺於篇端以諗多士洪惟我
國家教育之厚登庸之謹非錄其一日材藝之長苟榮其身而已蓋將因文以觀行緣材而攷德必也愛其身

而後可以為士必也心乎國心乎民而後可以服官矣文武雖殊其效一致葢未有不能致軀命捍牧圉而可以稱文亦未有不能宣德意助皇仁而可以言武先事後食聖有謨訓忠愛廉潔臣之常經也其或疾痛罔聞甘苦不共使民厲其官卒苦其帥是之謂長貪以斂怨或知民而不知有兵知兵而不知有民無一體之公有交病之勢是之謂崇勝以樹私斂怨樹私非封域之福非

朝廷所以使諸臣文武憲邦之意夫一旅之寄一汛之守至近也然禔之以廉鎮之以静行之以肅則士卒和馬民生安焉盜賊息焉是百里之中三善備矣推之一方則一方靖焉推之天下則天下謐焉葢至烟火萬里無枹鼓之驚恬乎不知兵之為兵而民之為民此無他文武各舉其職而公忠體國之效也我

皇上所以待士甚優所以撫兵恤民甚至諸生亦既見之矣乾行於穆清之上而化馳於絶塞窮島之區二帝

三王不賔之地諸士亦既聞之矣以所學于昔抒所志于今真所謂千載一時者矣諸士勉乎哉夫宵雅肄三葢始進而告以靡盬靡及之誼臣循是謬有稱説而忘其言之怍也是役也知武舉則原任兵部侍郎今降五級候補臣成其範監試則御史臣錢三錫郝惟謙例得備書

辛未會試錄後序

國家景運昌亨治洽化溥我

皇上武功赫濯文徳涵濡遐方異壤慕義嚮風之衆慓志格心九州之内幽闇阻深咸蒙徳教葢自近古文明之盛未有溥被蒸變若我

皇上之焕乎巍巍者也士生斯時得以經術自進竊附于古者以禮禮賔之之義宵雅之歌大觀之象夙昔之所諷詠樂玩而身親見之可不謂千載遭遇之隆而受事典領之臣因得以仰承樂育之化獻賢書而掛名於其末抑又何幸也歲辛未會試天下士於禮闈

上命臣玉書臣廷敬典其事而以臣光地與臣士禎貳
被命之日工廍載賡寵擢驚眩繼以累息竊自惟念臣
以濵海賤士叨植樗材際會
聖朝天光照拂叨陪禁近游陟卿班夙夜矢心報恩無
地前歲戊辰會試武進士旣荷
皇上特遣衡文兹復欽承
簡命校士春官循分捫躬感愧交并旣入闈扃鏑畢於
是二三臣者與臣迭相告誡古者卿大夫為天子擇士

必得其德行道藝之實而無容私焉科目之設有謄書糊名以曲為之防期固臣子之恥矣若又以其物色之私意行於謄書糊名之中此為負吾君乎負天下士乎亦負其炯然方寸之心而已矣夫厲臣節者莫大乎謹幽獨之私端士習者莫先乎慎始進之義冥冥墮行萬事瓦裂既已自誤其身矣而士之因緣以得者他日又將敗檢行私更相汲援以謂吾昔之進身固如此也是不惟自誤而以誤天下之人材苟有鬼神安所逃罪故

夫今日之役臣節之所關亦士習風尚之所繫可不謹與雖然臣與二三臣者亦祗知自愛而已矣至於學有所不逮明有所不周誠不敢以自必畢晷繼膏窮二十日夜之力大抵理求其當且切詞尚其雅且醇體寧正而無軋氣寧息而無囂竊欲靜天下士子之心以賛和平之治于萬一此臣等之區區也夫臣等之學之識既有所域而士之文行又未必其相副然則欲為

國家得人而稱

簡命之意誠不敢以自必然臣載稽經訓在易萃升皆有孚乃用禴之義葢言引士而進之者必精誠無私采拔側微如禴祭者致其敬潔芼水陸之葅而薦之也其在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葢言士之始進若能安於義命不失其正則能奉公彈職端己化民也國家闢門升俊山林草澤之士莫不翹翹然動其心豈非所謂聚而上者之時乎臣雖愚陋固不敢不與諸臣者竭其用禴之孚矣若夫多士之進則固自今日始無

亦繹進正之文思鴻漸之戒學以不欺為本行以不染為操介然獨立而不驚乎形勢之塗職思其憂而不營乎非分之事知生逢

聖明游於道德光華之下之不可以自棄則其闒有司之言必有惕乎不以空文視者厲志不回清修確守亹亹焉俾德業行誼之所成就真可不玷科名與時揚棫樸菁莪之休者且將因其人論其世其有司實與有榮光焉

巳丑會試錄序

康熙四十有八年歲巳丑會試天下舉人
皇上不以臣光地不才命與臣廷樞為考官典司試事
恭惟
國家養士垂七十年正道久化成當乎人文極盛俊彥
克生之時是歲又以推恩拓額應貢士三百人於廷是
臣得以殫精悉慮以人事君可不謂幸與顧狭陋膚末
之學既不足以稱量鎰銖疾病衰羸之軀又不足以檢

衛微細不詳不精慚恨悚仄既竣事例應錄試文之優者進呈

御覽而又得推

國家所以教養之意為訓士之辭於篇端臣文行不能為諸士矜式正古人所謂餅罄罍恥者是以反己而愧生揚聲而語窒雖然親承

聖明之訓迪者不謂不勤對揚

天子之休命者不謂不屢以所見於今稽所聞於古則

雖暮且遲矣亦願與諸士共勉之而已葢進退之際聖賢重哉其言之以至近代名臣偉士能豎豊功盛烈於他日者其深器遠識莫不於始進定焉夫學者存乎巳遇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幸之不可徼愛身則知行之不可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所謂我者非井自我葢行路者之辭也行路之人爲之心惻曰是井之清美可以汲矣幸遇王明吾儕豈不竝受其福乎故天子申之曰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言行

路者憫惜之深祈顧之至也夫使自惻之而自求之則何渫之與有雖復汲之而何福之可望哉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於外則將無所不至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為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植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族其熟而食之哉為士者既以是而自進為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為固然有欲矯之者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為不信此非其待人之

淺其自待者薄也始進如此而欲其行已立身厲於末路以無負

聖天子之任使人知其難矣諸士今日者釋衡茅而驟通顯豈無高議遠猷可以相語而猶區區焉追論于始進者以為今日之士異日之公卿大夫也今日之取於人者異日之取人者也其介然一節者固善矣萬有一二錢微溺於俗焉其亦勿重自反而遂為不改之過既以自玷其身又以誤天下之英才使其進之不正而

國家不獲修士之用其所維繫誠非細故且又見夫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聽而心非葢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為隱伏崎嶇以樹此不可告人之恩哉韓愈之送齊皥曰吾知齊生他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葢自其未達而相期以鴻漸羽儀之事可謂直諒古之益友矣昨者

天子臨軒選擇慨然顧羣臣曰三百之中不知佳士能有幾人

聖訓諄詳未敢悉書為諸士告也諸士其亦必有聞矣

生

聖世被知遇厚自砥礪以上酬作人之澤而下且無貽科名羞顧不美與臣既為諸士愛其終身而尤以晚節自憂懼動色而言庶幾詩人靖共爾位相勗之心云

家譜序

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豈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葢亦猶宗法之權也有

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葢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葢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以冬至祭祕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葢亦猶古今祭禮之衰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禮缺有閒矣吾宗斯其近古者乎若夫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為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

爵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系之傳紀而彰之所以賢賢也三者備矣然後昭穆序焉名分嚴焉勸戒彰焉嗚呼自樸祖以來二百年餘所以維繫糾結而不愈疎代有修明功豈鮮哉革命前後四十年間宗族淪散巨室凋零衣冠宗廟之貽譜牒奠繫之繼燬滅銷沈於兵火流亡所在而是繄吾祖之澤基址依然文獻足證族屬散而還聚詩書歇而復興先君子恭承祖志始出大難之中靡有室家營廟是首先靈既妥覃及于宗於是蒐拾

遺乘屬仲父以經始是譜也成於癸丑之冬遭閩大亂未刻以頒先君子拳拳賫志焉越己未夏仲季二父掇舊文而盡心諏宗老以遂事修改研摩益備以精凡弟外親之强力通敏者又相與校而成之族人赴義資足工良於是而譜與宗二者俱煥光地讀之泛然興曰宗譜之修廢家之興衰之占也夫家替於睽隆於聚宗與譜所以聚其睽而使之有統也夫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

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嗚呼祖宗崑岷也孫子河淮江漢也合而分分而至於不可復合自非有疏瀹者而道之歸勢且相衝相激相齧相觸渙散横流而不可止故夫親疎不叙恩義不修而斁倫圮族終于離且乖者何以異是由此言之修宗譜者之功不在禹下其亦可法也夫其終不可忘也夫

榕村集卷十一

榕村集卷十二

大學士李光地撰

序三

南溪書院誌序

尤溪者子朱子所生處也朱子本婺源人先公羈宦生朱子於閩而遂家焉少因依劉氏兄弟居於建陽而學於崇安後之人不忘其生處故尤溪有韋齋朱子之祠

及所謂毓秀亭者南溪書院則宋理宗所賜額也先地
嘗一再經此邑登陴望文公山窪突畢肖堪輿書又載
其在婺祖墳術者豫占之曰當生一大賢聰明如孔子
然亦知其遠去家鄉而自他有耀嗚呼豈偶然哉舊有
南溪書院志紀其地山川奇勝朱子幼所嬉遊長而往
來事蹟以逮祠亭廢興列代至于斯而記詠者廾其譜
傳捃摭成編乃崇建所未備其苗裔族居此者亦多今
奉祀博士及祠廟勅額

天子推恩建陽與婺源等獨文公山蹤跡先地曾承
問及之奏述頗悉前撫臣道覲曾
賜扁符命揭尤溪祠宇而仍留建陽蓋尤溪僻非孔道
將命者訪問未的而身亦隨彫没也今大吏又据邑文
題請
新賜且將修葺祠亭表厥故址而攝邑事通判楊君既
獨新毓秀亭又討論南溪志而損益重刋之楊君篤志
正學今為政有德於民而尤勤勤文獻若此司馬遷自

謂明易象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是以至東魯入廟堂高山興慕低徊不能去千載上下有志之士不有同心哉以余適里居來索言余故樂為序之

無欲齋詩鈔序

詩之格歷代屢變然語其至者則不離乎虞書言志莊子道性情之說苟其志高矣性情厚矣雖不能詩固所謂風雅之宗也漢魏以降陳思靖節之詩獨卲千古者所處皆不逢而二子者志甚高性情甚厚忠孝發於中

節義形於外慷慨纒綿而不可遏故其超邁之氣淳古之質非夫搜華摘卉者所可庶幾在唐則曲江杜陵由此其選也夫聲病之説興而言志之功隱律切之體疏而性情之道微君子以為删後無詩者蓋有激乎其言之而豈真謂彛秉生厚可殄絶於天地之間哉明季前輩忠節鹿公純忠至孝苦節清修平居尤孳孳於講學問道化行鄉里今子孫收其遺槀有古律詩若干章無非至性大義之所流溢夫詩人之欲工者刻畫風物鏤

鉥肺肝晨理機杼日昃成文然求一語入人之深而不可得何者彼其胸中無是也觀公詩如操筆直吐者而宛轉曲至使讀之者若親見聞其義形之色憤慨之聲深情遠概猶足以敦澆振懦於無窮韓子有言此真得詩意餘外徒繽紛故予謂論古今詩之髙下者但當以人定之孟氏所謂頌其詩知其人論其世不易之論也

孫北海五經翼序

余始讀書翰林問舊人舊事於師友間或告之曰此地

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而論道著書不息子其見之乎先生與蔚州環極魏公厚余於是修後輩禮從公謁見望其神氣清健如五六十歲人獨兩耳偏塞然有所問叩輒酬酢如應響葢所謂能以目聽者古之真人與先生在前代遍友天下士所與深契則劉念臺黄石齋蔣八公數人爾故余之假歸也先生以書送之曰某平生師友盡在閩中謂黄蔣也顧明之季年學無師法横騖别驅議論大駮其宗指皆與程朱相觝排

雖劉黃諸君子不免先生獨斷然以洛閩為宗尋其罅隙戎首以為異學蠭興姚江倡之也故於伯安學術言行摘抉批繩無所假借晚於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翼孔也蕺内學者其後如魏柏鄉張武承皆確守朱學柏鄉盡讀宋人書而武承擯斥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余視學時其孫琰以教職日進見慨念前輩期待之敦喟然懷舊又十餘年以其經說請序適

聖天子昌明正學之會而邦畿首善之區諸君子殆應
候之春華而先生尤為剝盡之碩果余固亦受
天子之道化而與聞於斯者於是乎書

王恥古文集序

晉江恥古王先生少負大志奇傑卓犖自為諸生時而
文章意氣已不屑於今人又從鄉之先生講學聞道要
焉先生雖聲華奕然然若於章句藜緼不克毀革之間
仳離尤甚人事遭逢之厄先生更嘗為多故先生之立

朝也進則拊膺時事退則萬目民艱自立國根本紀綱風俗之大至于刑名錢賦漕輓邊儲繇役徵調外及南徼北塞軍伍之虛實敵情之向背靡不周知被遇
先皇屢蒙褒異凡論列奏對多所施行方將大究於用而
先皇遐徂又七年而先生歿矣地丙午鄉薦謁先生於京師時先生投閒已久然傷時論事感切動人民生疾苦有所聞見雖身無言責必遍謁卿貳臺諫激以大義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至死而不忘也時以策論課士先生私發策試予惓惓以强藩悍將世及為憂官貪民怨醸成揭竿為患及甲寅之變距先生之歿且七年所在用兵卒如先生料余是以歎先生憂國之誠經世之智其所籌畫蘊抱鬱而未施者多矣先生有古今淵源之學而切於救世詮經論史多未遑暇是編尤蒐拾散軼先生之僅存者爾雖然先生之所建明於朝擬議於家酬酢於寮執之間者其大致如斯後之欲知先生

者猶有以致焉先生之子三人皆與予少同學且為姻親先生既歿事繼母處兄弟古人所難其孳孳力學尤足以不墜先生之緒可謂有子矣開為予言先君雖不大用而文章學術不可無傳今者區區殘缺之餘存十一於千百予其序而行之予雖唯唯而先生予貧竟未能致程鄉令王君先生猶子致書敦促割貲鳩工毅然以表章為己任余惟先生之志行德業蓋不必以文顯其文亦不必以予言傳然以弱冠受知之深景仰之久

今日之役不可無言且感令君之能以鞅掌之暇留意於此表而出之可以為俗吏風矣

梅定九歷學疑問序

歷學疑問梅子定九之所著也先生於是學覃思博考四十餘年凡所撰述滿家自專門者不能殫覽也余謂先生宜撮其指要東文伸義章進之士得措心焉夫列代史志掀及律歷則几而不視況一家之書哉先生肯余言以受館之暇為之論百十篇而託之疑者或曰子

之強梅子以成書也於學者信乎當務與曰疇人星官之所專司不急可也夫梅子之作辨於理也理可不知乎乾坤父母也繼志述事者不離乎動静居息色笑之間故書始歷象詩咏時物禮分方設官春秋以時紀事易觀於陰陽而立卦合乎歲閏以生蓍其所謂秩序命討好惡美刺治敎兵刑朝會摟伐建侯遷國之大涉川畜牝之細根而本之則始於太乙而殽於陰陽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四時以為柄鬼神以為徒故曰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於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聖之多才藝而精創作必稱周公自大司徒土圭之法周髀葢天之制後世少有知者漢唐而下最著者數家率推一時一處以為定論其有四岀測候踰數千里則已廋越古今而未能包八極以立說海外之士乘之眞謂吾書之所未有微言既遠泯泯棼棼可勝詰哉梅子閔焉稽近不遺矣而源之務索其言之成則援

熙朝之歷以合於軒姬虞夏洙泗閩洛泯然也此固我
皇上膺歷在躬妙極道數故草野之下亦篤生異士見
知而與聞之而梅子用心之勤不憚探賾表微以歸於
至當一書之中述聖尊王兼而有焉昔劉歆三統文具
漢志子雲太元平子以為漢家得歲二百年之書也彼
劉揚鳥知天皆據洛下一家法而傅會以經義云爾今
先生之論羅罔千載明
皇歷之得天即象見理綜數歸道異日蘭臺編次必有

取焉七政三統殆不足擬而書體簡實平易不為枝離佶屈吾知其說亦大行於經生家非如太元之覆醤瓿者而終不顯矣先生之歸也謂余叙之余不足以知歴姑叙其大意以質知先生者先生續且為之圖表數術以繼斯卷余猶得竟學而觀厥成焉

儲廣期文集序

余丙午鄉舉與計吏偕來是年貢士法以策論易經義過吳門市坊間選本讀之獨賞儲廣期先生魁江南文

鞍棹之中口無絶諷馬文之畀也久矣至應舉而益卑何則風移體變有所謂時好俗尚者雖豪傑未免趨之則可以百年累世莫知其陋也先生獨發攄其所以學於古者而不汨于時豈不賢乎哉余後登朝而先生宰於外不久引疾且甫及中壽終故未獲相見然於五策時能記其鏗鏘常以為羔鴈之絶響又三十年其子在文出余門乃得先生文稿觀焉居嘗論文之道至歐陽三蘇而格律一更然其英華才俊亦非五百年來規摹

者之所髣髴蓋古人之為文也沈浸乎經籍而通知乎世義樹立於志氣之高藩衛於行檢之卓夫然後沛然出之而不疑夫然後昌然言之而無愧其波瀾曲直節奏高下工於是者有才存焉然語夫浚其原厚其根則未有易夫前說者已先生之文其於歐陽三蘇廼而似之矣抑其譚經史剴利弊則鑿鑿乎玩之深者也講之素者也余獨欽其廷對揚言有忠鯁之風其他書疏簡劄多直諒之氣其臨涖出處之大節又足以酬其言而

發明其志蔚州魏先生吾所敬也顧於先生惓惓親重沒而為之幽碣惜其用之不究尺幅之外若有餘哀嗚呼吾信蔚州用是以益知先生也世之荒淺庸虛脂韋沒溺汲汲乎欲以文自通後世者其遠不侔於古人信非才之罪吾非能文者也而在文懇懇欲吾序言不已余感弱齡誦先生文今得盡覽其篇牘而備聞其志節為述夫先生之文之所以進於古者非特才妙也

韓慕廬制義序

慕廬韓先生之文行於時者蓋久摩摹而擬似之卒不能肖以為先生之言姿成之者也余初以為然荒落二十餘年適銜

命有督學京畿之役一日從先生索稿觀之讀纔十數篇悵然以向者未見先生之文之備為恨喟然歎論先生文者為非蓋古之能者未有不久于經子史集之道而凌厲轢躒自為家以名一時者董鼂公孫之對韓柳以下至于歐蘇制策論議之作今觀之則古在當日則

皆時文也不離乎待問應舉世之所需者而卓乎跨時燿後豈數子之才實然哉觀數子所以自致自名者史傳及彼所叙述可見也莫不探源以盛瀾搜根而發華此與潢汙朽株㴠除枯榮者異矣而又以數子之才為之故不可及也先生沈浸於六籍諸史旁涉子書文選列代文章之體靡不討究故雖於舉子藝也一意之設必有所自來一材之用必有所自采令讀之者想其參差流擇之苦而不知其有渟然淵蒸之易意其為造端

眇處引曲致幽而不悟其特變化於經傳箋疏及昔作者之微言深趣夫是以誦摹先生者徧天下得其體勢之新詞令之雋者其能者也此何異游阮隃之下寫其音聲忘乎律呂者比也余恐讀先生文者未知所以學先生故論古人所以為文之指必也深求其本窮極其變如柳韓之告翊與中立者然後可以即時文而進於古夫知時文之可進於古也善學先生者也

劉益侯制義序

言制義者先王錢非獨其體朴茂也其究心於或問大全諸書亦非唐瞿以下所及隆萬之際理益靡故體益卑論者不知反本而尋升降於格律之間末矣學語孟庸之理未有精于朱子者也是故有明三百年崇而守之則淳背而去之則買夫當其崇而守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而猶可以淳況能得其意者乎近年學者蓋有句談字議儷枝鬭葉以為朱子意在是矣嗚呼此其所以佐姚江之鋒而遺之禽也朱子之於程子文義參

差者十之五然不害為傳心後之推淵源者亦曰如合符節無間言焉此真所謂能得其意者必也遡本窮源求諸經質諸聖存之以公心折之以公道以朱子之所以師程者師朱然後理可明而意可得覵益侯劉先生之制義其庶幾者乎不知者拘於俗解習説必駭其異也若深於朱子之學則一字一句皆朱子之所講而明者而又何異乎前代朱子之書功令雖申而表章未至今

聖天子躋其祀釐其編以統一道術嘉惠學者蓋必有融會深造躝庭入室以為鄉校弟子倡者先生殆其人而兹編殆其端與

楊賔實制義序

辛未之春承

命校士得江南楊子賔實者其文浩如春江之潮而獨邃於理知其非恒士也為之不寐累夕既乃見其人叩為學之本末賔實果能不惑於時而有以用其心者嗚

呼科舉之學識者以為敝也久矣蓋
國家功令使士子傳註是遵格式是守非固束天下之
心思才智而使之不得逞也將率天下尊經學古游於
聖賢之路不導之以濂洛關閩之書則不得其門而入
焉至於體製則有王錢諸公其變極于歸胡而止非無
厭卑趨高蕩然破前人格律為之顧經義之文主於明
理明理之文主於深厚簡切平易疏暢而惡乎以才亂
之使人務為文詞之華而不盡心理義之實又豈設科

之初吉哉賔實登第後讀書翰林館課之暇益研精於大全性理諸篇每越數昕夜則所見必益超絶其視向所爲羔鴈者亦穮秕已間獨慨然謂此葢
國家之與士相求者而平居所爲曾無足以發明聖賢之旨於萬一律以古人進身之義豈能無愧潛玩理奥有契於心輒成一稾曰聊備遺忘而亦寓吾未敢遽棄其羔鴈之意也積有篇帙南人將募梓之而賔實諏於余余曰質文之運其昌也潛其毀也寢歷代文章猶是

也故恒以百年而一變變而不復其始今賔實之文復於王錢歸胡何其驟也以此戰藝於宗工之側或忠暗投而能必之流俗之卑乎雖然賔實既曰吾非以為文矣如是則俗之好不好無害請於世不請於世亦無損吾何以贊子而徇慕者之干哉蓋古之士者不敢自是而問其業於四方所以求益也將為已是則同世而相感學不孤已其或異於是也必始而詬既而疑理義人心之同則卒於合未可知也南國學者最盛而其言亦

最庬以子文試之三者之人皆將有遇焉盡姑付行之吾以觀風焉抑吾觀賓實之文非規摹王錢歸胡爲之也其理足其氣盛其辭直以肆不求似而神合此殆發於心聲動乎氣運非偶然而已詩不云乎魚在于渚或潛于淵將必有勤修圭蓽之下應

聖天子尊儒崇道之化者與時正學方興文明之道進而適上王錢歸胡又不足云也

成絅齋制義序

制義之業其來六百年至今沿而未變然前輩之樸既不足以悅夸靡之心末流之冗又有以成厭倦之勢於是稍有才者涉之淺棄之速曰此非傳世業也吁學而先以傳世為心吾知其所謂學者文者詩者所得可知已夫無所得而期於傳者其傳可冀乎學者之學期於有得則制義之根本六經也其門戶先儒也講誦而思索之固即漢宋所謂專經之藝窮理之功也與習為浮豔而卒與古背馳者不猶遠乎是故知欲傳世則視售

世者有間矣知求自得則視傳世末也吾所為汲汲焉勉子弟以制舉業者欲其藉此以通經焉爾循是以辨理焉耳況非吾之私心也

國家之令也經尊而理明則人心淳而世道泰歷世之科目為有用而平日之佔畢為有施矣吾友成君絅齋示予所作藝其高者乃能發先儒之意餘亦貌先民而遂似之質其素業乃知留心於經而研究於儒先之說者形之於議論動止間皆與華贋者異攷其得力則自

制舉入也制舉其可輕乎夫苟篤是而不舍焉則所得者益深所就者益卓不離乎章句帖括之中而道在是矣

巳丑房書遯志集序代

為文貴清而賤濁何則神氣盛則清衰則濁也水之源盛故雖挾潢汙驅塗泥而不渾及其源塞流斷則與溝瀆沼沚同觀葦茂苹青無益於穢也人之盛也耳目言貌清明盎溢或衰病則反是縈詞縟飾無益於昏也雖

然神氣者物之主而有所以主乎神氣者則其道大而說長矣以文章一事論之詞氣之清由于神氣之盛神氣之盛根於義理之明義理之明本於學術之端與人心之正是亦道大而說長者也

國家養士七十年尊經崇儒以一天下之趨於是人文之成變而適上彬彬之運不期而然巳丑之春十五國鄉賔者與計偕來余忝分校焉牓發之晨聽禮部吏唱姓名則余平日傾心宿仰之畏友爲多覆檢其文又喜

名實之無相謬也諸君釋褐後當有以寔藝相投者大抵與闈文氣味皆近理真而詞健格整而聲和昏緩浮囂之氣警然收肅然靜矣間與同學成君絅齋精搜而詳擇之得三百餘首或疑其才氣浩瀚辭藻淹茂者反不錄焉余曰是選之意欲揚其波而使之彌清故不得不有所棄也歌舞之後與之挹山水之觀粱肉之餘為之進清芬之味固宜有索然興盡者然及其氣之平神之靜亦莫不樂此之景遠而味長也然則豈獨作文者發

於神氣之流讀文者亦關乎神氣之效余故叙之以寓鄙意且以問南中之故人余言狂乎否也猶有多名下而文闕馬未之見者庶幾續此而贈我以兼金乎

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先閩之莆人九世祖諱旺者始自莆徙居宿遷歷葉萃處邑人目為西南阡徐氏徐氏之世雖不甚顯然詩書不絕宗次犂然八傳有令璞先生爾珍者以宿學貢於廷生用錫始領鄉薦歳與計偕名行藉甚茲譜

其所手裒錄也地讀之歎曰人之所以貴於萬類者知本也古之人其世官世禄者既有廟制宗法以繩承于百世然而天下不盡爵禄之家也非爵禄之家則薦而不祭禰而無宗源流之義何所篤諸吾意三代盛世所謂民版而登于天府者必天子諸侯為之類族合屬使息耗有所稽氏姓有所別親疏有所叙飲食婚姻之禮有所行當是時所以使人重其本者不待人之自為之也後世口率出泉則在官之籍規漏者多罷侯置守無

復安居本俗之基則轉徙流移不可復計於是乎源遠末分人忘其祖矣世之君子盡然傷心創為家譜之作以無泯厥世此其樂生返始根于天性雖更越時代去其鄉里而猶能審求根實望桑梓而敬共者美哉乎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然自漢晉隋唐之間韋孟陶潛王勃杜甫之流皆感推遠系至聯數姓而為弟昆者其果有所攷耶其僅據氏族之書而傅致之也苟有所攷不亦善乎如傅致氏族而云云也恐有藉之以依附明德之

苗裔攀緣貴盛之宗支者是以近代篤本之君子尤能謹之梅子定九之序是譜獨引歐蘇者是也徐子之記可謂簡而愨矣地承先君子之志修譜於戊午己未之間不敢推于忠定延平亦不敢蒐羅鄰里之疑似者竊幸有合於徐子雖然猶以核之不盡為愧是故披斯編而重有感焉抑徐子為余言宿邑南北之衝且地當黃河下流沭沂諸水之所奔射萃滙吾聞莆俗為七閩淳典日吾其歸與亦太公封于營丘之志也如是則吾與

徐子爲鄉壤徐子名成而来更爲閫之大宗八世而自他有耀者葢不占而已矣吾之序也且以爲劵

馬氏家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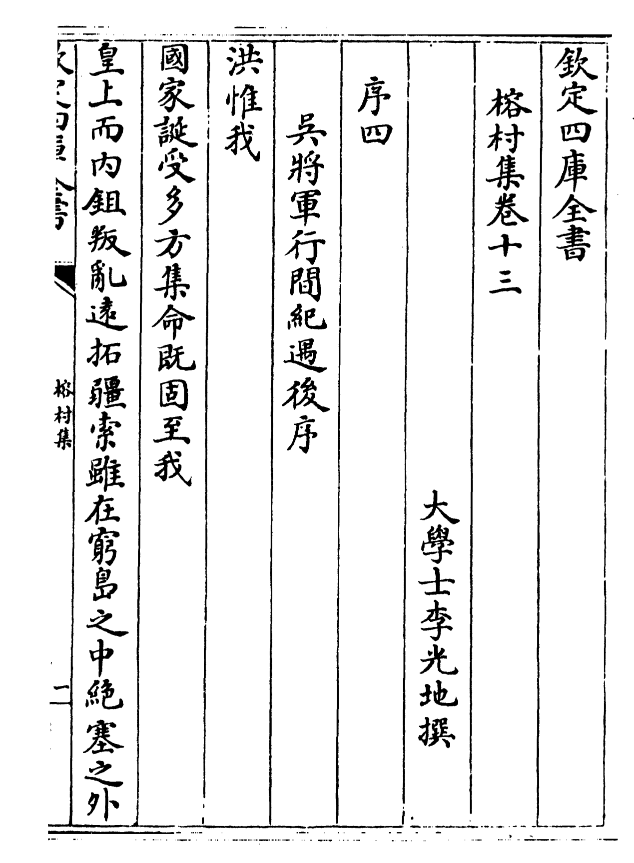
馬氏之先江南六安人也明季徙居寧夏遂世以軍功顯至今日巋然西土望族矣太原總戎衡閒君者余廵撫直隸所薦士也君辛未武進士其年余以兵部侍郎知貢舉及君官深州適撫標中軍乏人遂奏請以自助凡扈從畿輔君悉與余俱於是

天子稔知君之材武且機鑒謹密堪大用也三年之內不次擢拔至專閫焉君一日書來以其家譜屬序余閱之歎曰有此也夫天之佑忠節者為不爽也馬氏自六世始發迹至七世蒼淵公以薊鎮總兵官屢建邊功特命總理關寧軍務統轄五省援兵加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廕三子世襲錦衣衛闖賊之亂三子者皆以謀興復事洩先後殉難嗚呼父子之不負國恩何如宜乎天者之大其子孫也入

本朝衛聞君之父某公從大軍討平川雲限於年未究厥用令君兄弟各承殊恩擁雄鎮東西相望屹為長城其餘昆季直禁宿衛及第出身典兵從戎者布列中外皆異日腹心爪牙之選時人以為榮而烏知夫勇烈忠貞久而不腐則其鬱積旁魄能令後人以功名事業顯於時者固理數之冥符前代之已券嗚呼其末艾也哉抑余撫直時君不余疏示余以其兄弟往來家問皆相勗以忠孝廉潔無一

語及私者此尤人之所難葢淳乎儒者家風也以是推之其根深其氣厚其輝皇建竪于他時者必且倍于今日余聞之風謠慷慨秦地固然而蒹葭詩序所謂澤以周禮者則如君之一門是已余是以欣然承委而為之序若乃譜系之紀又君之所以推尋源本克篤不忘以敎厲其子孫者雅意戚矣尤可書也

榕村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集卷十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序四

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

洪惟我

國家誕受多方集命既固至我

皇上而內鉏叛亂遠拓疆索雖在窮島之中絕塞之外

阻滄波限大漠為兵威之所不至使命之所不加莫不
遣發專征親煩
六御羈纓繫組前後致之闕下稽近代文德武功之盛
未有如是之赫然巍巍者也大勛既底九域乂安
聖主不自以為神武之力推恩酬勞久而彌篤其在元
庸眷念滋甚葢歷指三十餘年之間名績昭章如古之
登於册府圖畫者不過數人而吾閩水師提帥吳公其
一也公自壯歲從戎兩浙即值三逆變亂當是時滇廣

之冦度嶺嶠越江湖其勢猶遠而耿賊之兵則已出僊霞而駐衢婺旁散於西江沿海以分我師海孽助之結連搖煽如浙江不守則東南財賦之地有呼噏之危故議者謂三徼用兵獨此為門庭之急其後亦以閩闗不守耿鄭破亡滇粤遂以次誅滅則此其明效顯證也公是時祕佐戎耳且以閩人之故頗有讒構之者而能以忠勇自著使王將軍制府提帥以下皆推誠任之無所疑猜公又所向摧鋒績效驗白卒能披海道之竅以先

霞嶺之師用區區裨貳之職而姓名功次游聞於
朝大吏元戎爭先進達公之邁迹行間固已奇矣及為
總兵閩中正
廟堂經畧海事之會時則自重臣宿將至於道路之口
言海可平者百無一焉靖海侯施公既銜
命而來乃亟引公自助公於施公里戚也言無不盡而
施公亦委心聽之自有明天啟初載而海患萌蘖至是
六十餘年矣四世相繼樹本深堅又既據臺灣之遠扼

澎湖之險舟檝便習風潮飄忽嘵嘵者大以為非官軍之利及二公斷以不疑以六月發銅山衆又以為天時地利益兩犯之然二公算既定謀既合自始接至于破敵僅七日間盡燒其舟船奪其島嶼海之驍桀精鋭一朝殲焉又復大開恩信縱釋俘使之還諭兵民動以禍福為傾巢進取計賊窮迫無所奔竄遂稽首納欵舉土降附斯役也論者謂自古海外立功益至我

朝僅見也

天子嘉悦公功晝接殷優賜賚重疊以東南既靖俾帥於西控馭巴蠻夷民帖服既又以濵海重任非公不可水陸二閫公歷專之恭遇山海清謐
九重以江淮坻庶為憂間歲南巡察視河務公與南服制撫朝覲
行宫恩禮便蕃彌加於昔公於是感眷顧之隆循平生之蹟以暇日記憶成編題曰行間紀遇以地為枌榆親串使以數言跋其後地披讀終編其成功於艱危萬死

一生之狀足令觀者驚愕悲喜而至於今日寵命始終備極渥注則又使人慨然於功名之際而益知聖朝之盛德為難名故公此述不曰紀功而曰紀遇蓋上以自幸千載之遭而下以無忘當日羣帥知待之雅尤古人所謂勞謙君子厚之至也用是應命而謹書之

費副將詩集序

吾友費君業儒既就而艱於有司讀班定遠傳慨然慕效焉戊辰余主武進士考試旋讀殿試卷以費君為第

一人

天子拔弓馬上者故落第八君與蔡方麓學士少同學相好幾擬文武大魁亦盛事也自後就職偏裨然不忘講藝詩詞字畫皆愈工其詩則熟于聲病精于律切雖硜硜為此道者不能過也向年投余以詩其卒章曰猶聞李供奉曾薦郭汾陽嗚呼汾陽亦武舉也值時清寧無驅馳亂畧之事倆其忠純可矣君詩葢傳聞靖海施侯際遇故云然侯成功亦於暮歲君今尚未也

施怡園五十壽序

余始識施先侯于京師維時島嶼未靖造膝相咨于風潮信侯生涯斷港所以審進退料彼己皆屈指恢恢輒先處其成敗于坐立頃未幾

天子用公為帥果卒平之覆按舊言不失銖黍用是策勲拜爵與國同休蓋自史冊來成功于海外者千載一時也東南巨浸連天諸蠻大小島遠近相錯風船貿易彼此機防而内地失業奸桀結徒剽害南風時發北抵

青遼雖鄭氏芑根既去檢衛難踈以故先侯受命永鎮
俾夷盜有所畏慴其即世也
天子深難為其繼者侯諸子皆能而第六子怡園公令
督水師實纂侯事
當宁明竝日月非茍用家世委畀而已怡園少讀父書
其起家自裨而専皆有勤勞可紀定海之役親搏劇寇
於巨浪間不遑為之魂奪是故廷之議鄉之評以為能
酬

國恩而嗣父業者怡園無愧也怡園初自粵帥調移既至則清營汛葺樓櫓防制嚴密如先侯時尤以枌榆之邦必恭敬止要束族人家從無敢色加於閭里者沿海兵民是以大和歲丙申地適蒙

恩休假鄉人相率來請謂是季秋為公五十之朝循俗求所以祝釐者庚戌之歲余始通籍是春拜先侯五十晨焉今其子又五十日月如流余老可知然以葭莩之託久而念亂之意同故知公家本末者莫余為悉雖平

生罕作壽言而不得辭也史傳所紀惟唐西平李氏宋魯國曹氏父子先後竝授節居藩伐在國家名光載乘先侯臺澎顯績不在奉天南唐下今時無淮蔡之奸而地有秦夏之重想瑋之勛非怡園其孰修之夫述上恩推世美相期以一代之完名則禄在其中而壽未有艾此老者祝嘏之迂辭而亦羣親友厚望之志也夫

顏哲人七十壽序

巳丑春會試及期余賷奉

命總裁試事膀發而山東顏生紹標與焉紹標者復聖顏子六十有八世孫也於戲吾徒讀先聖之書恨前修之益遠益有過其地望其鄉俯仰其山川草木而不能去者况於其子孫哉幸而遇其子孫也無所挾人猶將張之况於文行足以自通有籍於朝而有譽於鄉國者哉是故吾之得顏生也喜而於其爲尊人司敎君干贈言也義不得辭也司敎君以康熙丁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久之乃就敎職長山長山故下邑自君勤於訓

誨而學者蒸蒸興起比歲稱盛焉余又聞之戴君不獨司教君賢也其孺人呂實以德配故其一門之内恭順慈孝雍然也祥氣召祉子孫滿前森然也諸子皆以才賢奮如緡標者博學能文則既信于師友間矣餘且顯世未艾足以彰君之家學内行為有本也余既以戴君而允君之賢而又知聖澤之所流

盛世崇道之所感明德有後者天之契千秋必迓者古之常君之父子力之爾祖相之其為賢也無疑矣君有

積學長材今年七十矣而卑棲學署祝嘏者必將夸而大之而我則異於是揚子雲云必欲篤其所說則莫若使羣儒金口而木舌夫發聖人之緼教萬世無窮者蕭然陋巷之夫爾安定在湖州而太學行其法安在師儒之為卑位也伏生申公年九十餘授帝者經安在七十之非茂算也司教君其必有以自得矣紹標又當思夫顏子之位所以光於王侯顏子之壽所以不敝於天地者則又他日不朽其親之道也

代家君季父壽仲伯母序

歲丁未季秋爲吾仲嫂氏浹甲之辰親知子姪咸諆所以爲嫂祝者叔弟兆慶季弟曰熺曰吾兩人者其不可偕衆以有言也夫葢古人叙昆弟之愛至於儐籩豆和樂且孺矣然必曰禦侮急難云者志其初也乙未丙申之間吾兩人胥罹大變仲氏身履行間冒白刃抗誠厲志譙羽曉音以至事平葢其妻兒置度外循頂及踵靡所恡戀者篤天性之親也而嫂氏之自處與其處凡不

異兄之自處承先子投艱之後積誠盡瘁用能葆未彫之和氣以出家於湯火而活我諸昆其亦難矣方是時以為天性團圞則後是甘苦榮瘁可以勿計而轉盼間十餘年於此矣履常蹈順遂躋登茲其亦可以祝矣顧覆於予心若非代言者所能發吾辭也是吾與若者區區之事之不可偕衆以有言也季弟曰乙未之事於今十二年矣夫星歳於是而一周天道循環吾門或者其將大大必始自仲氏家難之首庸也今兄方厭衣冠之

婁競雅有溪山之意浩然來歸然吾察其目光爍乎如有營視其氣貌則屹然若有繫命於其躬者揆其年蓋東山之釋爲裘也未久而平津再筴時相近也意者天將老其材大任其身耶嫂氏摯於昆季驩於妯娌明達剛斷有丈夫風姪好大節勇于從義而膝下孫穎若硎之方發是又皆有以篠未彫之氣沸澥益淳者於以昌厥後而迓純禧不遠矣叔應曰然於是相與作而歌常棣斯于之詩以爲嫂氏壽

仲父母八十壽序

康熙丙寅之春地還朝拜於家長僉曰行矣勉之吾屬皆老未料見期地曰否卯之秋伯母耄期吾拜舞焉越春伯又耄期吾拜舞焉于時聞者戲視耳緬念三春之暉感愛日之義懐伐木之燕釐雨雪之詩誠雖至矣行或使之許與者躬進退者命家庭宴語敢云必酬哉聖世不世恩私踰分控情歸里適與言稱昆友羣曰茲盛節也無為丐贈於公卿天性私言可以樹背地乃抒

且言曰葢天道十年而變厚德歳晏而昌不陳艱難不知假易也不稔晩暮不審恒理也丙申丁酉際家多難伯勞於戎母頓於室計其年適丈耳越十年地乃得鄉舉為緞言焉又十年丁巳閩事沸羮周旋危險踵伯之蹟至今十年伯與母耄矣地又始為緞言焉葢三十餘年間家之恐懼數矣風雨既靜日月既舒眉壽依然升堂舉斝斯惟吾先世善澤所積蔚生人瑞緊亦惟伯因心則友樂義包荒伯母明達慈愛篤厚其祥以有今日

光地竊聞之伯自弱年才華驚郡國充其精藻志氣旃厦帷帟未足酬也屬邑革無所遇年五十得官又棄之以隱祁生兄一人舉一孫堦除之下猶孑孑焉觀者曰能世不在多盛福不在貴斯於天道或然而非應施之極論也今兄有子三姪有子四兄姪先後拔於鄉貢於國姪又秀而能文千里之足雲霄之毛吾見其班矣伯高卧二十餘年而光鬱然而望巍然同郡薦紳之外自當世以學行稱魏環極衛爾錫諸公莫不亟慕願交形

之聲歌序贊致音問不絕故曰儉於實者豐於名闕於身者發於後天人之道應施之符如佳穀焉穫遲彌多如貞松焉節闌彌茂詳言之非虛憔言之不怍今日有焉地方以假甓居閒曰戒壺觴從伯叔樂慈堂色喜諸毋怡然伯酣輒戲言若家不事舉業攻古書且不能俯仰於時自我始悔誤若曹矣雖然他日有達者其以吾為不祧之祖地曰唯唯地雖幸逢世抱其樸學短於春華人集於菀我茹其蓼實惟家世之敎雖然適不云乎

時久者天定穫遲者稼良伯其加餐彌性享黃髮之期斯賢者知師不賢者知慕比及期頤地將載筆焉于時天益券矣穫滋多矣言彌長矣

季父母七十壽序

曩者吾季父季母浹日之辰先地嘗為言以壽維時中原阻斷闗郊不開先地獨私為釐辭曰吾族將昌與明禮法興文教舍叔其誰哉又曰其膝下修業亹亹有端緒是不於其身必於其孫子越十年而其言悉券嗚呼

此

國之神靈祖考之休祐而種學累行之符灼灼明者地於是益信也益昔者吾先君子老而皇皇於仁義構燬址攷殘牒披荒墳収淪孤皜皜乎凛凛乎抗顔以格物之非益有駭且慭者而終則翕然以聽暇則羣子弟鄉人為文會指授黜竄月有課程里之後生是以知奮時地益未籍於朝割宴以營公犯侮而直義既乃生霑朝命又十年滋以崇階襃及幽翳鄉之人無知不知皆

曰邁德之蒦也今吾季父之繼之也吾又何間焉合祭
綴食不愆其節晦朔筵几雨露松楸不廢其時垣楹葺
焉譜衰㮛焉宗人憚之必力於禮鄉里化之漸遠於頑
名聞郡邑屬以古黨正之事指譬直曲莫不各饜其情
以去講射之餘論古課文以親而遍雖酒食讙讌其於
敦誦詩禮未嘗去口津津如也季母天性和柔内言不
踰閾老拊支出過於所生然且明義禮篤施愛何有何
無贊叔豪舉令其子孫嶄然名於庠者三最幼者甫學

文便岸異叔之後且大施於時魄兆著矣由前之說謂究結於華年必收功於晚晏以叔之學之行信之由今之說以其所已券責其所方昌葢又以其身其孫子及先君子之事決之也王正礿吉七十俱躋地之詞何以加焉詩不云乎好是正直介爾景福傳曰福之興無不始於室家揆是二者得天之契昭然見矣抑地聞之百年旦暮也二至晝夜之晷不過七十故生七十者古人以為稀然蠘勒之書有最高晷焉晝幾百分陰陽之純

也季父秉清剛之質循其少老行靡脂韋而母慈和婉孌極女士之道隂陽之純氣備矣理至者其數從之後三十年請復以斯言券

族子世寬壽序

昔吾先君不為崖岸之操亦不為翕翕同行不軌於正所與處者非其類蓋未嘗以顔色假也晚得吾族子世寬與之返往而氣行如合符兩無違忘凡十有五年如初焉世寬之為人吾稔知之矣少而與兄弟依母以生

家故單薄凡所以為衣食百須皆克自成立者也跡其
阜貲自細而鉅其起家自約而豐多出於什一之計而
未嘗取較於錐刀之末當歲災歉中谷仳傿民負逋越
境以免索負者設置罘以追其償世寛不獨舉委其傅
別而又陰為行糧以資遣之繇是衆樂其誠將去者先
來告期以歸所有利不較而義聲盈焉以視夫今之操
券而籌甘心於三倍之利而不顧天行之消息以自豐
者其於相去義利何如也吾先君慨宗祠之久燬首聚

族人經紀其堂室世寬於此時又獨斥私財治其寢門改作東西兩序而遂稱奐然焉以至郡東之祠郡西之廟先君次第修舉庀材鳩工世寬悉心從之世寬前時嘗僦屋以居而勇於公義如此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世寬非性能而樂之安能動與禮合乎有以五行術推君始生干支王相謂其其年有咎世寬不惑為善益篤掩骼施食除道平梁凡可以濟人者為之至于今康寧耒又長者列於上舍幼者立於膠庠夫天

道遠人事邇吾未敢操劵而必得也而其遇災修行與夫罔有敬忌以樂慆憂者抑又遠矣今春令序為世寛設弧之辰内外親戚欲吾言以張之吾與世寛於世為諸父不能諛又不可以諛者也所以言者蓋念吾先君平昔慎交於世寛始終焉且使其子若孫登堂頌喜之餘思致此之不假易以深其源而大其瀾培其根徐収其實則所以昌大其家者蓋不止於此也

跋

刻韓文考異跋

韓文考異近年無原本皆散入篇句中者而又或删減增益之每令讀者有遺恨焉近呂氏家藏宋刻遭兵火逸其文章所存者則考異也其嗣君来京師偶于逆旅中與予言及因屬以家書郵致為之付梓京師而嗣君仍監其役惜乎未觀厥成而下世矣徐友壇長遂任校讐之勤字畫簡謬雖已登板必刓剔補備務合於正以視舊本之體完善為多書計十一萬七千九百餘字内

有補註作行書填洽字名則此書疑是文公門人張元德所刋定尤非近本可比嗣君又爲予言其先人曽得朱子手記與蔡西山答問之語曰翁季錄者秘藏多年與此之韓文竝時失之厥後訪求人間則不復得矣可勝惜哉

引

重修蔡虛齋先生祠引

昔明之中葉士大夫講學論道之盛比于宋南渡時維

時北方之倡者莫著於河津而月川涇野之徒前後相望焉南徼學者則康齋發其端其徒餘干白沙相與張而大之然二子者同遊康齋之門而所學迥然絕無毫髮肖似其後遂有姚江王氏標新立異一時靡然宗之其聲華遊從之盛又非從前朱子之所及也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為海內宗至于明興科名與吳越爭雄焉暨成弘間虛齋先生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為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

於傳註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評是訂故前輩遵巖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于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峯陳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閈後進受業私淑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餤之所能奪然非虛齋先

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靡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説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内家習而人尚之翕如也故嘗以為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業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孰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辨之者自歐革至今吾閩苦于兵亂學士咿唔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地竊不自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

志之士誦鄉先生之遺書蹈前修之典刑庶幾邪與卒章之志同官莊子素思適以書來厚相諄勗嘿有感於予心三復之餘愾然永歎其後以祭祠見燬告且曰願與子倡而新之子宜弁數言以質士友余惟斯文之運無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者焉紹續正學如宋炎興明成弘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者有所觀瞻其事誠不可已願與諸友勉之

梅定九恩遇詩引

梅先生定九歷算之學超越前代葢昔者僧一行郭太
史之術至矣然當時西學萌芽而未著故二子不得兼
収其長爲有恨也近年徐文定公及薛儀甫王寅旭諸
賢始深其道然於中土源流反有忽遺惟先生能會其
全而折其中故其學大以精而其言公以當先時地曾
以以歷學疑問三卷獻之
至尊蒙奬許焉歲乙酉南巡還
名見舟次者三皆

賜坐移時垂問道數精微甚悉先生既出
上謂地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連日賜
御筆扇幅頒賚珍饌臨辭又
賜四大顏字曰續學參微爲閏四月二十八日葢自前歲西巡惟關中李顒中孚承此曠典
熙代以來幷先生兩人而已中孚以老疾不能封而先生燕見從容榮寵其歸布衣三接史冊僅覯後之觀者

不徒知先生以絶學被遇又足以仰窺
聖人之閫奥建用皇極而兼明夫隸首商高之業為天
縱極軌也先生南旋在朝鉅公素相知及聞名者作為
詩歌以美之地親覩厥盛故敬紀其事以為之引

母太夫人七十徵言引

家慈姓吳氏世山居有渾樸餘風及年十七歸於先君
維時先祖妣竝無恙家伯叔同母者四人庶出者二上
承舅姑下處兄弟妯娌一以和敬為主讙謔詬詈以嘿

鎮之薄物細故以義忘之睚眦唇稽以忍消之行之數年上下稱順焉然其天性敦篤非但柔婉善下者比故奉先祖妣滫瀡甘旨必誠必信疾病極其憂喪祭極其哀拊兄弟之子皆若已子垂老爲子孫道舊事未嘗不潸然感惻自嫛苐來四十餘年間閲亂尤劇既窶且貧崎嶇多難或衣被不完或饘糲不飽或遯荒遯野風雪飄搖或被陷遭槩劍鏃䘚卼家慈皆身履其艱堅忍劬勞善念益篤歲甲午乙未山海交訌慘戮遍野惟先君

子聚衆自保賊莫敢犯于是鄰附鄉邑依托者浸衆先君子既悉力捍患而家慈躬為粥以食來者前後以百計推衣辟舍至於事平不勌平生百凡節約惟教子讀書不恡延師至家敬如神明飢儲或匱授餐必豐諸子於他事或假借至惰游廢學則動容勸誨或飲食起居不樂必得其悔艾而後已甲寅之變艱虞萬狀處之泰然今先地迎養京師雖怯風霜戀鄉土然以大義自裁未嘗幾微見於言面王正之月實惟帨辰鄉之先生長

者教曰母之教若如此令子有列於朝而次者舉於鄉叔季未可量不能徽大人先生一言以榮其親亦為子之恥也敬述數言以干知巳覬得鴻篇樹之北堂與護色長茂榮且罔極